為人與為己

（濟）

這幾天我們學堂裏開了一個紀念會、大家偷着了好幾天、忙得頭也昏了、眼也花了、脚也痛了、腰也痠了、其結果祇不過博得來賓稱贊一聲、說偷着得倒還不差、在會場內快樂娛悅的、都是來賓、至于我們學堂裏的人、忙得叫苦不迭、那裏談得到娛樂兩個字呢、就在這件事上、我倒想起一個道理來了、原來世界上的人類、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大都是爲的人家、並不是爲的自己、

有人說道、飢要食、寒要衣、衣食二字、是人生不可少的、那末農夫耕田、織女織布、這總可以算得是「爲己」了、其實不然、農夫種出來了的米、難道祇限于他一個人吃的嗎、織女織出來的布、難道祇限于他一個人穿的嗎、既然不限于他一個人、那就是「爲人」而不是「爲己」了、至于書畫文藝音樂戲劇之類、那更是顯而易見的「爲人」了、自己做的人、並不覺得怎樣有趣、光是給人家閒心作樂罷了、比方我們這張金剛鑽報、看報的諸君、祇要化兩個銅子、便可以拿一張來消遣、但是辦報的人和著作的人、却着實費了一番心血、這不是「爲人」、又是爲什麼呢、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像我們學堂裏的紀念會和這張金剛鑽報、雖然費了許多氣力和心血、居然能博得人家說一聲不差、這總算也可以氣得過了、世界上儘有一種不相干的人、忙忙碌碌、幹了許多「爲人」的事情、其結果却祇惹得人家臭罵一頓、或喝上許多倒采、噴了石臼串戲、吃力不討好、咳、這眞是何苦來呢、

新年雜撼

（公癡）

鼎革以後、頒行新曆、迄今雖已十三年、而猶未能普及、窮鄉僻壤、固無論矣、即號稱文明之上海一隅、自官廳商號學校外、亦有新知識之商人外、猶多守舊曆、不稍變更、故新曆新年、無論朝野人士如何提倡而點綴之、終不若舊曆新年之熱鬧也、吾國不論何事、每多新舊之分、任何事業之未能統一、未嘗非此新舊二字爲之障礙、又豈但年關一事而已哉、吁、

拔筆至此、偶憶一笑史、足資談助、書之以當吾儕、鄉有某甲、素狡黠、每喜舞智以弄人、某歲債台百級、苦無以償、有向其索者、必答以年終歸清之語、債權人咸信之、會新曆頒行、吾鄉伏處深山、事事守舊、亦無人加以點綴、多忽之、甲平日瀏覽書報、固已知之、至元旦前數日、遍發賀柬、與各親友及債權處、人多目爲病、迨至舊曆除夕、債權紛來、甲衡不與、且之曰、吾前不有年終歸清之語、今新年已過、汝等何又索債、苟欲之須待今年年終矣、索債者大嘩、相斥曰、新年尚未度過、何得妄言、甲曰、今世何世、非民國乎、民國頒行之政令、吾人皆遵之矣、何民國之年、君等竟不遵守、現吾於新年、即遙東向君等賀禧、其意亦即示君等以新年前數日已屆、俾可來索債之意、彼時吾固儲款以待、不圖君等客氣非凡、竟無一人惠臨、吾方深感諸君不已、抑又有進者、君等苟不遵民國政令、即爲叛民國之人、叛國之罪、律有專條、苟涉訟、君等必涉宗社黨之嫌疑也、衆人胆素小、復拙於口辯、覺爲之語塞而退、甲乃穩度年關、此事雖近於滑稽、然足証吾國商人之智識、與夫守舊之貽誤也、

杭州高子白（爾登）將軍、爲民黨先進、民國初元、曾綰浙財政篆、在任賠累不堪、高氏爲浙中望族、家素富有、爰出私財彌縫之、因此而絕家庭、迨後項城當政、摧殘黨人、子白復因某案而出亡、尋任方聲濤參謀、帷幄運籌、頗多贊助、方敗、遂歸里、近日息影家園、蕭然自得、不佞日前赴杭、經由乃弟伯岩之介、得識荊州、將軍年逾四十、豪氣猶存、腹有詩書、故語多雋妙、尤喜塡小詞、涉筆頗多雄語、偶見其吟艸中載十年陽曆除夕、客安南海防蠲酌、調寄金縷曲一闋、感時撫事、悲壯蒼涼、茲特默寫於此、亦新年稿中絕好之材料也、其詞曰、『明日明年也、看今宵春回大地、相逢稱暇、底事天街還靜寂、不見銀花徹夜、道曆律還須遲夏、莫怪山中無歲月、這新年也有眞和假、須匝月、春纔駕、一杯且撇殘年話、猛回頭浮生若夢、四旬浸假、彈指與朝今一紀、幾事歌被風雅、只落得金戈鐵馬、聞說十年天道變、應中原浩刦今論赦、且拭目、新元者、』

（公濟）

現在戲子當中最出風頭的、要算旦脚、所以張丹斧先生寫起旦字來、替他加上幾莖光線、算是出風頭的表示、有人說、不對、旦脚能吸引人的地方、最重要的、要算是眼、這眼的形狀、別人不大研究、惟有張丹斧先生知道得最詳細、所以他寫起旦字來、先畫了個眼、再加上幾莖眼毛、大約完全是像形罷、我說不對啊、眼上的光線、就照你說算是眼毛、但是眼下還有一根柄、那又算是甚麼呢、難道是濁出來的眼油麼、那人想了一想道、有了有了、做旦的全靠要有人去捧、眼下的柄、大約是捧他的傢伙了、我給他這樣一說、一時竟壹住了、後來仔細一想、這是不對、因爲張丹斧先生寫晶報的晶字、也有幾莖光線、倘然照那人的話講起來、那三個圓東西、豈不都變了余大雄的眼麼、余大雄又不是楊戩、那裏來三個眼呢、況且張丹斧向來是出名捧晶報的、那末這一會又爲甚麼不在眼下面加一根柄、替余大雄捧捧場呢、

□青玉案

（西神）

題陳景新小說學

筆牀茶竈關門閉。懶收拾。元龍氣。湖海豪情成絕詣。黃車一卷。烏絲百幅。度盡金鍼細。比似茗柯饒實理。彈指華嚴樓閣起。小語詹詹還自喜。齊諧荒唐。楚騷騷怨。作者今無幾。

老僧常談

（偶然）

老生常談、出三國志管輅傳、鄧颺曰、此老生常談、蓋言老書生之平常語也、章行嚴君近作書吳景濂一文、有云、老僧常談、以生作僧、不知亦有所本否、

□未央

（摘奸）

著名報界丑角之某翁、向以滑稽文字得名、皮裏陽秋、尤其特長、近見其贈某律師與某女士結婚一聯云、『陽歷新年、大喜在後、冬閨良夜、長樂未央、』是聯初讀之似尚流利、細按之則下聯『未央』二字謔而近虐、某律師既爲玉蒲團中人物、則其新夫人又爲何爲人耶、

烏託大學男女同校寫真

健碧斑紅館

（序）

此所謂烏託、非子虛烏有、有所寄託之謂、乃世界大同之義、嚴又陵先生譯赫胥黎天演論所稱烏託邦是也、烏託邦 Utopia 乃世界極樂國之謂、烏託大學豈極樂之義歟、夫男女同學、乃新文化家所提倡而鼓吹、新教育家所實行而創造、參合歐美教育之精神、開闢中華學制之紀元者也、其法甚妙、而其功尤偉、蓋新文化家暨新教育家之所以提倡鼓吹、與夫實行創造者、其不得已之原因頗多、而主旨在於督促學子之競爭心、君不覩夫不男女同學之男女學生乎、皆無競爭心者也、良以少年男女、血氣未定、意馬心猿、不免嚮心思、荒廢學業、使之男女同學、乃一心皈依、存心妄想矣、此所謂存心思礙心想者、則有競爭心無競爭心之釋義也、此新文化家新教育家之區區苦衷也、豈徒標新立異、與夫號召吸引而已哉、其法豈不妙、其功豈不偉哉、抑又有言者、男女同學之潮流、磅礴全國、社會喧傳、播爲美談、然此皆捉影捕風隔靴搔癢、似是而實非、知一而昧二、所謂假內行也、故眞內行者、非哆口而談之社會上一般人、而不聾不響之男女學生也、非普通之男女學生、而確曾經歷男女同校滋味之男女學生也、或曰、『健碧斑紅館主！君乃眞內行乎？』曰、唯唯否否、豈敢豈敢、余雖非男女同學之學生、而得烏託大學男學生女學生兩方面之眞傳秘訣、較諸僅爲男學生或女學生片面之所知者更爲詳富、固不失爲眞內行也、今將烏託大學男女同校寫眞赤裸裸的相示、亦施濟羣先生之所樂聞歟、亦讀金鋼鑽報諸君之所樂聞歟、是爲序、

□聲明一句

健碧斑紅館主曰、余非烏託大學之男學生、亦非烏託大學之女學生、恐人誤會、不得不聲明在先、否則烏託先生、或將大索烏託大學、而無端興文字之獄、則余之罪深矣、是爲聲明、

□正書開場

烏託大學之男女同學、因烏託先生有先見之明、實開風氣之先、計在辛亥光復之初、烏託創始、其時男女同學之潮流尚未發動、而烏託大學已實行男女同學、雖女生祇三數人、而皆烏氏姊妹、烏託先生誠能以身作則、開男女同學之先河、故以歷史論之、烏託大學之男女同學實在中國爲最早、今烏託大學男女同學之功卓著、蒸蒸日上、極形發達、男生約八百餘衆、女生約一百餘衆、計爲一與七之比例、他校無或過之、故以統計論之、烏託大學之男女同學、實在中國爲第一、

原夫烏託大學男女同學之歷史最早、統計最多、故其新鮮有趣希奇古怪風流放誕滑稽冒險偵探豔情以及種種喜怒哀樂沈寬果報特別改良雙料衛生之奇聞趣史豔跡秘傳私乘瑣記怪劇軼事乃獨多、良以該校聘有全國著名環球獨一唱做兼全文武兼備之乾坤烏派名角故也、諸君欲知詳細且聽館主道來、

體虛白濁丸

身體虛弱之人房慾過度腎關不固初起點滴久則旺流若不早治年久不止病因體虛精傷故有淋濁之患每日所流白濁即人之精血夜時流出名曰遺精日中流出名曰白濁此皆不出乎腎虧之範圍本院生因鑒於斯研究經驗特製極妥之芳方名曰體虛白濁丸以正本清源服之永不復發每盒一元雙料二元每料六盒五元無論十年八年之老白濁服之痊癒斷根價目仝上。外埠函購郵寄安速寄費加一。上海三馬路大舞臺東首德和製藥公司程鳳生醫生秘製

心聲

寒雲 鈍根 林屋 豁公 編輯

第二十一期出版了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諸君愛戴羅克眼鏡請至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電話中央七四六四

□評循環的離婚

（新月）

前日爲民立中學二十週紀念會之第一日、友人贈予入座券一、午飯之後、驅車往觀之、其中節目甚多、不遑細述、余入體育室會場、得睹陸澹盦君所編之新劇「循環的離婚」、因約略爲評以紀之、

此劇共分十場、情節曲折、引人入勝、妙在于純寫人情、無大背謬處、其宗旨在警惕青年男女之自由戀愛、針砭末俗、頗有益於世道人心、諸演員之表情、均極佳妙、且能不涉胡鬧、與劇場及游戲場之新劇、顯然有別、學生演劇、能臻此程度、尚不易矣、

此劇情節、業已登載新聞報快活林、無庸再述、鳳庠飾李曼英、身材婀娜、丰姿嫵然、驟觀之、宛然一女學生、幾莫能辨爲易弁而釵者、做工極細膩、訂約時之含羞答答、反目時之悲忿塡膺、離婚時之淒惋欲絕、責夫時之陳詞侃侃、均能表得十二分細到、其尤妙者、在離婚之後、以訂約戒指還王叔文、悽聲曰、「願君重娶之後、和和睦睦、白頭到老、」此數語慘絕痛絕、台下觀者聞之、莫不凄然墜淚、悲旦極不易做、而此君竟能表演入神、不易得也、宗游之李毅、態度堂皇、京話純熟、與鳳庠配搭數場、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聞此君爲民立中學之明星、素以善演新劇著稱、京劇老手、畢竟不凡、夢梅飾王叔文、在劇中最爲重要、素以靈俊有精采、其尤妙者、出妻離婚諸幕、能表出一時之心狠、與後來悔過地步、爲王叔文保全身份、其苦心處、不可沒也、鵬飛飾周雨香、一路亦佳、惜台下喧嘩太盛、所言不能盡聞耳、世文飾胡仲文、善嬉笑怒罵、扮相絕佳、與鳳庠可以頡頏、鵬吼時能稍潑辣、則更能淋漓盡致、突梯滑稽、妙趣環生、蔣蘭配角、而台上非常歡迎、其餘諸配角、亦無一不稱職、此劇搭配之佳、雖舞臺上亦不易見也、因草爲紀之、

□生春雲樓雜錄

（大可）

黃山谷詩云、惟思窮山去、抱犢長兒孫、按抱犢山皆八八殊、神仙傳云、上黨人河東抱犢山、見一石室、有素書兩卷、寰宇記云、潞州壺關縣有抱犢山、寰地記云、抱犢山在上黨東南乙地、有石城、高十丈、有草名王怨、取其葉食之、三二日不飢、山水志云、抱犢山在北嶽佐命之山也、後魏爲拏亂、百姓抱犢於山上、因名、然此山皆山西之抱犢山、非今山東臨城之抱犢山也、

東坡詩中誤用典故、如西子姓西、摸金校尉作摸金中郎之類、前人已條舉之、山谷詩中亦有誤用者、如秦西巴作秦巴西、哀雁作哀鴻之類、又月黑虎夔藩之變字皆誤用也、

東坡赤壁賦、祇云、客有吹洞簫者、而山谷贈東坡詩、乃云赤壁風月笛、又題東坡贊云、東坡之酒、赤壁之笛、疑皆簫之誤也、

韋應物詩云、安居同僧夏、山谷詩句讀之誤、可叶延谷切、見山谷詩用之、

牡丹今人知有姚黃魏紫、而不知有牛黃袁紫、荔支今人知有紅荔支、而不知有綠荔支、竝見山谷詩、

是舍利子

小蝶

綠牡丹之風塵三俠

自（傑子）寄（北京）

粵滿江南之綠牡丹、忽現身於新明劇場、此誠都人士耳目之幸也、綠郎出演以來、其最叫座之劇目當首推風塵三俠、余亦一度往觀、因略爲評騭於后、

綠郎身材適中、扮相姣豔、二目神采奕奕、益增其美、嗓音寬窄咸宜、圓潤有味、行頭極漂亮、做派尤異常細膩、其中歌舞一場、身段特佳、三個臥魚、乾淨流利、夜奔時歌小生腔、高唱入雲、學素實居然畢肖、對白時神情亦佳、最後舞劍一場、姿勢靈活、武工頗有根柢、妙在與蘭芳別姬中之舞劍、絕不相同、而能各極其妙、清秀玲瓏四字、足以當之無愧、名曰牡丹、堪副其實、譽馳中外、良有以也、

按風塵三俠即紅拂傳、爲程艷秋得意之作、穿插雖有不同、劇情無大出入、二人相較、似豔秋稍遜一籌、蓋綠郎之身材適中、豔秋之身材太高、綠郎之做派活潑、豔秋之做派拘板、綠郎之面貌秀麗、豔秋之面貌平滯、綠郎之目大而有神、豔秋之目小而有殺氣、綠郎之劍法流利、豔秋之劍法生疏、平心論之、綠郎之藝、較蘭芳或稍遜、比豔秋則有餘也、余對於綠郎及豔秋、毫無愛憎於其間、不過以此劇在北京方面、惟豔秋演之、故取以相較、純本良心主張、並無絲毫作用、捧秋者、幸勿怒我也、

□廉錦楓

（青谿）

廉錦楓君子國一場、兩丑角說上海話、此係地方關係、至漁翁一角、北京以蕭長華爲之、最佳、非此間丑角所可及、梅扮廉錦楓、海底刺蚌一場、最爲精彩、其劍法極有研究、場面上奏將軍令之曲牌、亦爲鏘動聽、至梅所唱反二黃原板、爲旦角所罕聞、其轉折婉妙、亦可稱絕調也、胡琴徐蘭元、陪襯更覺入聽、王少卿之二胡、陪襯甚佳、加以王少卿之胡琴、最爲陳彥衡所激賞、以爲後起第一人、前途未可輕量云、徐蘭元之胡琴、亦好、老譚晚年曾用之、

此劇佈海底之景緻、亦爲中國舞臺上最新之設置、前此所未見也、

消寒便語

（續）

（紅柳村人）

綠牡丹初到南通演劇時、名小玉麟、時我方于役南通、曾作詩美之、見秦半已忘、祇憶三絕云、天產毓秀示瑞祥、（牡丹名玉麟）紅氍毹權燭訓輝煌、綠兒膽大娥眉小、敢使橫波四座狂、小謫塵寰十五年、前生應住大羅天、雪兒神韻紅兒貌、是楞嚴第幾仙、明月三分王紫稼、春風一曲魏長生、碓房夜半傳衣後、雛鳳清于老鳳聲、（玉麟初爲戲時、時艷冰亦隸南通劇場也、）

吳梅村詩、『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傲慢人偏有話說、鄭板橋聯、『搔癢不着讚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家家十四字、評得本報濟羣一篇『說鴛鴦』、

言香奩詩者、入多舉二李韓溫四家、玉溪集中、多苦艱澀、寄託仙靈、馳其要眇、讀者宜搜孤討、自忌大嚼、足供淺嘗、飛卿諸作、靈氣迴環、獨擅清麗、一卷初展、便有鳥啼花笑之樂、致堯絲想入神、若後人讀雨之作、刻意言情、轉成糟粕矣、

民立中學紀念會記

（濟羣）

元旦日、是民立中學開廿周紀念會的日子、澹盦在前幾天、就給我一張券、叫我去參觀參觀、這日、我因有別事、到了晚上八點鐘纔去、同門[illegible]的地方、都擁擠得不能插足、後來遇見了鄭醒民、便一同去參觀各教室、那佈置得非常精致、差不多一個有一個的佳處、或以富麗勝、或以幽雅勝、而就中要算桃源同竹林、尤爲幽雅絕俗、桃源的門口、有副聯道、『個中有佳境在、不足爲外人道、』那邊紮成一座假山、假山盡處、就是桃源洞了、洞上題着「可望不可即」數字、向裡望去、卻粧點得宛然是一幅桃源圖、良田綿邈、桃樹千株、黃髮垂髫、怡然自得、吾想桃花源的作品、也不過如此罷咧、竹林門口、也榜着「竹深處」三個大字、裏邊鋪了沙泥、植着數百竿竹枝、把綠色的電燈一照、彷彿置入了綠筠深處咧、唉、諸位學友的心思巧到極點了、吾祇隨意寫幾句、作爲無價值的批評罷、至于其餘游藝的成績如何、恕我沒有看見、不多說了、

社會小說 奈何天

（二十七）

（吳門程瞻廬）

第三回 紅薔薇羞上老人頭 青葫蘆來訪嬌姑面

寶英見媽媽呆想出神、便問媽媽想甚麼、他媽媽道、我想起你的姑母、膝下無男無女、委實可憐、我接他來家、他總不肯多住、寶英道、這一會他該多住幾個月了、爹爹來信上說、『杏妹境況很可憐、他如來家、當竭力勸伊多住、或半年、或數月、都不打緊、免得在人家受盡閑氣』媽媽不妨把這信給姑母看、姑母看這分上、當然可以多住幾月、我和哥哥上學校去、有姑母伴着母親、我們也放心得多咧、他媽媽點着頭兒、表示贊許、在這當兒、聽得一陣扯動門鈴的聲響、寶英忙道、敢是琪哥哥陪着姑母來了、說時、便急匆匆的去應門、一壁走、一壁還問着扯鈴的是誰、門外不答應、只是不住手的扯那鈴繩、扯得繩上的銅鈴、康零零的響個不絕、寶英暗喚一聲阿呀、鈴繩都要扯斷了、料想扯鈴的決不是琪哥哥、敢怕是一個啞子、肚裏想時、脚步兒已到了第二重門、門後的鈴繩、依然是一抽一放的亂動、寶英怒喚道、你是誰、到那一家去、才聽得門外有一個少年男子的粗音道、這兒是姓范麼、